

古，顧炎武譏爲『自蓋其俚淺，』用字求奇，魏際端譏爲『愈文而愈不通，』實以其都足以使字意模糊而不正確。

字法的第二要義，在巧妙。要用字巧妙，並不是僅使用許多漂亮字眼，就可做到的，須注意兩事。一是經濟。不須用的字不用，使每個字在句子中都有他本身必須擔負的使命，去掉了便會使全句減色或者不妥。能做到這樣，就達到經濟目的了。宋陳師道帶着他自己的作品去見曾鞏，留着談談，剛好要寫一篇文章，因爲事多，便託師道做。師道寫成了幾百字，曾鞏說：『大略也好，只是冗字多。』冗字多，這是不經濟的，如其給曾鞏見了，最多也不過批評你『大略也好』而已。一是精采。用字固要經濟，更要精采。前面引過的張先的詞句『雲破月來花弄影，』只七個字，包括多少意思，並且寫得極具體，這是不僅寫得經濟，而且寫得精采。不過也要看情形。儘管很粗的字面，如用得

適當，也是巧妙的。譬如：『辨證法』、『奧伏赫變』、『布爾喬亞』這許多簇新的名詞，寫小說時，如把他放在智識份子的嘴裏說，或者可顯出一點清新的意味，如放在可憐沒有得到教育機會的農工們嘴裏說，這便有點冒失，那裏還能說是用字巧妙呢？

(三) 句法要能穩當，有聯絡，不支蔓。俗語說：『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

鬼話。』爲什麼要這樣，就因爲見人說鬼話或見鬼說人話，便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自然不稱。所以句法的第一要義，是在能穩當。用字不穩當，結果是不巧妙，祇見笨拙；用句不穩當，結果也是不巧妙，笨拙，有時還鬧出笑話。胡適之說：『林琴南的「其女珠，其母下之，」早成笑柄，且不必論。前天看見一部偵探小說圓室案中，寫一位偵探「勃然大怒，拂袖而起，」不知道這位偵探穿的是不是康橋大學的廣袖制服——這樣譯書，不如不譯。』這是意義方面

的不穩當。俞平伯說：『我們說話須要使人懂，使人懂須要說得通，如說『我要吃雞！』說個幾百遍，或者有人可憐你當真送過一盤雞來，雖然紅燒呢，白煮呢，雞肋與雞胸，尚在難定；你說得還欠點精密。但你如說『雞要喫我！』會不會使聽見的大喫一驚，原來積年黃婆雞成精了。又如換一個說『我雞要喫！』其結果更有不忍言者：你老人家束着肚子，看你的雞『緊一嘴慢一嘴的，嗛那米喫。』說一句話必須要通，通得不含糊，難道說兩句三句就不通不要緊嗎？那並不。難道寫在紙上就不通不要緊嗎？那也不。』這是字面上的不穩當。意義不穩當，或是字面不穩當，都足使全句的意義模糊，是隨便不得的。即如韓愈的『衣食於奔走』（實在應寫作『奔走於衣食』）以及杜甫的『紅稻啄餘鸚鵡粒，碧梧棲老鳳凰枝』（實在應寫作『鸚鵡啄餘紅稻粒，鳳凰棲老碧梧枝』）儘管你代他辯護，說是倒裝句法，畢竟是不穩當的。

不足爲法。

句法的第二要義，在於有聯絡。所謂有聯絡，是指上一句和下一句中間應有很適當的聯絡，這才使句子在文章中間站得住，站得穩。隨便舉一個例子。如周作人的故鄉的野菜一文的開始一段：

我的故鄉不止一個，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，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分，只因釣於斯游於斯的關係，朝夕會面，遂成相識，正如鄉村裏的鄰舍一樣，雖然不是親屬，別後有時也要想念到他。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，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，這都是我的故鄉；現在在在北京，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故鄉了。

假如這一段文章的第二句拿去，第一句和第三句便失聯絡，第一句和第二句拿去，末了幾句就失去根據。文心雕龍章句篇上說：『章句在篇，如繭之抽緒，原始要終，體必鱗次。啓行之辭，逆萌中篇之意，絕筆之言，近媵前句之旨，故』

能外文倚交，內義脈注，跗萼相銜，首尾一體。』這幾句話中，對於文句要先後有連絡的道理是說得很清楚的。

句法的第三要義，在於不支蔓。歐陽修寫醉翁亭記時最初寫滁之四週的山有一二百字，末了刪之又刪，才變成『環滁皆山也』這一句。歐陽修爲什麼如此，其意便在使句子不支不蔓。每句之中，凡有不必要的字，必須刪去，每段之中，凡有不必要的句子必須刪去，因爲『句有可削，足見其疎，字不得減，乃知其密。』（文心雕龍鎔裁篇）不過句子雖要不支不蔓，要加以刪潤，却不可因此而失却意思，或者使意思模糊。所以『善刪者字去而意留，』（字刪而意闕，則短乏而非覈）（文心雕龍鎔裁篇）這是我們於力求句子簡勁時所應注意的。

（四）篇法要能統一，有層次。關於篇法，第一要注意統一。關於統一，

是有兩方面的，一方面是意義上的統一，一方面是形式上的統一。無論你寫一個人物，寫一段情懷，或者發一段議論，你在寫之前，總得有一番考量，使其內容首尾相銜，不相矛盾。譬如你寫我的家庭這個題目，中間忽然寫到你的好朋友某某，寫到你的好同學某某，這簡直是文不對題；又如寫秋夜這個題目，忽然把『江南草長，羣鶯亂飛。』這類寫春天的漂亮辭句都放了進去，這不是在做文章，直是在做着白日的夢了。至於形式方面也是如此。如歐陽修的醉翁亭記左一個『也』字，右一個『也』字，使得這篇文章在音節方面能『紆徐委備，往復百折，』令人讀後有雍容自得之趣。而在字句方面又異常的調和，這是他很知道篇法上應當有統調的。第二是有層次。凡是一篇好文章，無論記敘，抒情，或是議論，無論是長篇或是短篇，都要有層次。且再舉醉翁亭記爲例。記的第一段是：

環滁皆山也，其西諸峯，林壑尤美。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漸聞水聲潺潺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，釀泉也。峯迴路轉，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

這段中一層一層的寫去，從滁說到山，從山說到西南諸峯，從西南諸峯說琅琊，從琅琊說到釀泉，從釀泉說到醉翁亭，這前後是多麼有層次。從這段以後就寫歐陽修自己如何與衆賓歡宴，如何自己醉了，如何客散人歸，如何山鳥歡樂，一點不亂，沒一處沒連絡，前後都有照應。這在表面看，似乎僅是字句前後的關連，實則在意思方面，也是一層進一層，如剝蕉抽繭一樣，不可隨意去掉一段的。這是有層次最明顯的例子，凡文都是如此。我們寫文，求全文成爲完璧，就必得當心這些地方。

第六章 論各種文體

(一) 文體的分類 文體的分類，是件很煩難的事。以其所寫材料的不同，寫作的目標不同，可以分爲記敘、抒情、議論三類。記敘文所寫都是客觀的事件，而寫作的目標在於傳述。抒情文的材料是作者的情感，而寫作的目標在於發抒。議論文的材料是作者的見解，而寫作的目標在於表示。自然，在記敘文裏，常有記錄人家談話的，有時這部分就是議論。在抒情文裏，因情感不可無所附麗，常要借着記述或推斷以達情的，這就含有記敘或議論的成分。在議論文裏，又常有列舉事實作例證的，這等部分就是記敘。這是文章中常有的現象，只要看全篇的總旨，牠的屬類就可確定。雖然所記錄的人家的言談是議論，而作者只欲傳述這番議論，所以還是記敘文。雖然記述事物，推

斷義理是記敘無議論，而作者却欲因以發抒他的情感，所以是抒情文。雖然列舉許多事實是記敘，而作者却要藉此表示他的見解，所以是議論文。現在就按此三類，分別的寫其作法如下。

(二) 記敘文的作法：事實和觀察 作記敘文。第一要有真實的事實。事實的真實，是記敘文的基石，不然空中樓閣，作者本身對於記敘的對象且模糊一片，又何能使讀者得一鮮明的印象？自然，記敘時，有時是要雜入許多想像的成分。但是想像也要建築在事實上的。即如全部出於虛構的如桃花源記，其中所寫的各部分，還是真實的。不過由陶潛用他豐富的想像力加以湊合，便成了陶潛心目中的烏托邦罷了。記敘文材料的來源，不外四類：一、歷史上的事物，二、得自傳聞的事物，三、親見親聞或親歷的事實，四、假借的事實。除第四類是利用想像貫串起心目中零星的事物，造成一新鮮的事物外，其

他都是很顯明的需要真確事實來做底子的。譬如紅樓夢一書，何以寫得那末逼真？經考證始知是曹雪芹寫他自己的家事。倘不是自己家裏的事，沒有事實的背影，即是一空空的大觀園，千門萬戶，也不易寫得清楚。

第二，要有精確的觀察。有了真實的事件，如不繼之以精確的觀察，其所記敘，必不能清晰生動。所以遇到一種事物，要想把他敘得真切，就必須先慎重的用一番精確觀察的功夫，把牠的真象——原因，現象，結果，和影響——一一搜索出來。不然，其所記敘，必浮光掠影，隔靴搔癢。假使不以觀察所得的為根據，也就無從引起想像作用。

(三) 抒情文的作法：情感和描畫 抒情文的製作，第一要有真實的情感。同一月夜，有時是『飛羽觴而醉月』，有時又是『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』同一雨夜，有時是『却話巴山夜雨時』，有時又是『到黃昏點點滴

滴，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。』各種悲歡離合的心情，使你寫成各種悲歡離合的抒情文字。倘若不悲，必勉強寫悲，倘若不歡，必勉強寫歡，是無真情，是自欺，是不會寫成好作品的。章學誠說得好：『富貴公子，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，疾痛患難之人，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，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。此聲之所以肖其心，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，各有成家者也。今舍己之所求，而摩古人之形似，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，而西家偕老之婦，亦學其悲號；屈子自沉汨羅，而同心一德之朝，其臣亦宜作楚悲也，不亦慎乎？』自己沒有真實的感情，摩古人之形似，或摩今人之形似，勉爲歡笑，強爲悲苦，此等抒情文的內容等於一些假面具，復有何取？

第二要有巧妙的描畫。求描畫的巧妙，最要的是寫得具體。情感本是抽象的東西，必附麗於物。譬如馬致遠的天淨沙小令：

枯藤老樹昏鴉，小橋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風瘦馬，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。

這是藉着荒寒的境地寫出他別離的情緒。最後『斷腸人在天涯』一句，如沒有上面荒寒的境地烘托着，便不足以表現出別離的悲苦。又如我們說『他喜歡得很，』就不如『他喜歡的嘴都攏不起來，』因為前一句抽象，不如後一句寫得具體。此雖眼前之語，却可用來說明巧妙的描畫之方法。

(四) 議論文的做法 第一是要有中心的思想。每一篇議論文，其目的都在要發表一種意見，一種主張，或一種判斷。這就必須有一個中心思想，一絲含混不得的。譬如，你議論婚姻問題，是贊成自由戀愛呢？還是贊成『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』呢？你如固執一種主張，最多你只能對兩種辦法各有部分的贊成，成功你的新主張，斷乎不能兩種辦法都贊成的。模稜兩可之辭，在議論文中最為犯忌。又全篇文字，前段和後段只是中心思想的一部分。

或是就正面立論，或是就側面立論，都是要藉以說明這中心思想。若是前後互相矛盾，不合邏輯，在議論文中也是最犯忌的。

第二是要有真實的證據。議論文，其目的既是在於要發表一種意見，一種主張，或一種判斷，是要希望人家信從的。希望人家的信從，在議論文裏，不是可以用情感來激動他，要用理智來屈服他。主張和判斷不是可以向壁虛造，須有真憑實據。有了真憑實據，才能使人信從，屈服。在議論文中，最怕是夾雜許多成見和意氣。要免除成見和意氣，就當處處舉出證據，來證明一種主張或判斷的正確。我們做議論文，便應堅守此義。譬如你議論這人不好，不能只是空洞的說『這人不好！這人不好！』必須說明『這人如何不好！』而所說的『如何不好』又必須正正確確，無一點偽造誣衊的成分。這才是做議論文的正軌。現在人做議論文，常常離開論點，不舉證據，（即舉例證亦常

雜有偽造誣蔑的成分）信口謾罵，這如何能折服人，只有使人目爲瘋狂而已。

以上論三類文體已竟，我們學習作文的人，能遵守上述各點，同時對於前五章所說的各種應注意和應訓練之點，能隨時隨地去注意和訓練，普通作文的方法差不多夠用，至於『神而明之』則『存乎其人。』章學誠說得好：『學文之事，可授受者，規矩方圓；其不可授受者，心營意造。』我們也就用不着多說話了。

文學基本
叢書之一

國文學習法

精裝
一册

二十五年三月十日五版

△實價四角

原料飛漲照加一成
以維血本尚祈諒察

有不
編許
輯翻
權印

編著者 洪為法·胡雲翼

發行者 中國文化服務社

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

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

分銷者 各省各大書局

上海河南路交通路口
上海南京路新大沽路口
電話 三三七四三



4.

1.